



——七曜文库

土屋隆夫

TSUCHIYA TAKAO

不安的 初啼

千草检察官系列之五

曹逸冰 译

不安な産声

013033262

I313.45
608

不安的初啼

曹逸冰
译



北航

C1639580

I313.45
608

FUAN NA UBUGOE by TSUCHIYA TAKAO
Copyright © 1989 TSUCHIYA TAKAO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
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1-303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安的初啼 / (日) 土屋隆夫著；曹逸冰译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11
(七曜文库)
ISBN 978-7-5534-0111-9

I. ①不… II. ①土… ②曹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0980号

不安的初啼

作 者	[日]土屋隆夫
译 者	曹逸冰
出 品 人	刘丛星
创 意	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划编辑	渠 诚
责任编辑	顾学云 李瑞玲
封面设计	未 氓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
版 次	2013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	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 邮编：100052
电 话	总编办：010-63109269 发行部：010-63104979
网 址	http://www.beijingshanyue.com/
邮 箱	jjpg-bj@vip.sina.com
印 刷	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0111-9 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致读者

一页页翻阅下来，翻到了这一页上，相信大家都会忍不住微微一笑——这套“七曜文库”得以和读者见面，不单是我们编辑的一件幸事，相信亦是各位读者的一件喜事。这是一套只收录日本流行小说的文库，但凡言之有物、触人心弦的作品，不问其风格、类别，我们都乐于译介。我们爱看日本的小说，总希望这些小说被持续、稳定地引进。这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，不仅需要我们编辑的努力，更需要各位读者的批评、指教和关照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位读者的意见，收到每一位读者的回馈，更希望这种互动的理念会增进我们的友谊，让出版和阅读都不再是孤光自照。

我国古人以“七曜”统称日、月、五星，日本则盛行七曜历法，将一周七天分别称作日曜日、月曜日、火曜日等。我们借来这个名字，无非是用以形容此间小说的类别之众、范围之广，譬如推理、奇幻、历史、都市、恐怖、冒险、言情、轻小说等，让彼此之间每天都别有一种新鲜的感觉。而“曜”字又另有“光亮”之意，所以我们又希望这些小说都可以像是天边的日月、夜际的星辰，焕发出经久的光彩，闪亮出不朽的光芒。

七曜文库 编辑部



北航

C1639580

不安の初啼

不安な産声……………



第一部 过去之章

检察官先生。

我总算下定决心了。不要紧了。现在的我与昨天的我判若两人。我之所以提笔给您写这封长信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这封信，是对与我过去有关的某个事实的告白。只是这一事实大大超出了世人的常识与想象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我将鼓起勇气，将我人生中的巨大污点与无法愈合的、丑陋的心灵伤痕展现在您眼前。还请您听我一言。

这个秘密在我心中隐藏了二十余年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但很庆幸，是您，检察官先生，第一个听我道出真相的人是您。我想您不会将这封信送上法庭，或是留在记录中吧。

请您不要误会。我写这封信，并非为了博得您的同情。我是杀人犯。我亲手掐死了一位女性。这件事的始末，已由警方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供词中。那是一起计划周密的、残忍的、不知廉耻的罪行。没有任何酌情减刑的余地。您也有同感吧。也难怪啊。您应该会向法官请求判我死刑吧。还是无期徒刑？或是十年、十五年的有期徒刑。嗨，反正哪一种都一样。

日本一流医科大学的主任教授。日本妇产科学会常任理事。厚生省人口问题审议会委员。凭借《受精卵的分裂及其机理》的研究荣获学士院奖。凭著作《人工授精的现状与未来》荣获学术出版文化奖——这就是两周之前的我。不是我自夸，只是过去的我，的确戴着荣耀的光环。我总是感受着注视着我背脊的充满敬畏的眼光，迈着从容的步伐，朝着权威不断迈进。

这样的我，却因杀人罪被捕。以杀人犯的身份，被送去拘留所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您明白了吧？我失去了一切。地位、名誉与过去的荣光——我的人生，皆成过往。这样的我，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没错，检察官先生，现在的我就是个行尸走肉。无论判我死刑还是无期徒刑，我都无所谓。对死者的刑罚，终究是毫无意义的不是吗？

请您不要生气。我并非自暴自弃，出言讽刺您。正因为我以死者自居，才能将这一事实—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能说出去的事实——告诉您。

检察官先生，请允许我称呼您为“千草先生”吧。真不可思议啊。只要这么称呼您，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感。

您还记得吗？我被押送至地检之后的第一次审问，是在您的办公室进行的。您还记得那天发生的事吗？

那天我坐着护送囚犯的车，从拘留所来到东京地方检察厅——这个我略有耳闻的地方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这栋楼。

寒风瑟瑟的早晨。连续几个不眠之夜，让我步履蹒跚，下车时摇摇晃晃，一个没站稳，倒在一旁的看守身上。手铐在斜上方洒下的冬日暖阳下闪闪发光。就在这时，千草先生，一行清泪划过我的脸颊——

手铐。将我的双手牢牢捆住的金属圈。让我的左右手没法伸开，也没法挥舞的铁质刑具。但几天前的我，还在用这双手与学界、官界的领导们握手言欢，在学生们的婚礼上高举酒杯致辞，在造访过无数次的外国大学与著名医学家们拥抱着感叹重逢的喜悦，在异国他乡的夜晚与他们勾肩搭背，一同漫步在烟花巷……

不仅如此，我还用这双手碰触过几百个，不，是几千个女人。我守护着在她们体内萌芽的小生命，并亲手将这些生命带到世间。我还曾将婴儿的嫩芽种在迟迟怀不上孩子的女性体内，并成功让嫩芽茁壮成长。没错，那就是人工授精。人类的诞生本该由神明掌控，但我这一介医师竟能人工进行。没错，我创造出了新生命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的这双手能够自由活动不是吗？

事已至此，我才能这么解释当时的心情。但当我看见手腕上的手铐时，我真是悲从中来，从逮捕那天起压抑在心头各种念想，定是化作一瞬的激情，喷涌而出了吧。

“怎么了？”看守见我咬紧下唇，强忍着呜咽，不禁开口问道，“唉，也难怪啊。像你这么厉害的医生，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方来了。不过你还算运气好的。负责你的那位检察官是地检口碑最好的。你啊，有什么话就跟他说，说出来就轻松了。

只要你说老实话，检察官对你的印象也会好很多。这样对你也有好处啊……”

中年看守带着些北国的口音。眯起的眼睛，圆鼓鼓的脸颊，样子特别和善。

“走吧。”

他紧紧贴着我的右侧，让我察觉了他的职业习惯与戒心。话说回来，他毕竟是个看守，此举实是理所当然……

来到您的办公室门口时，他为我解开手铐。

“在这种地方啊，做什么事都要讲个规矩。”

看守说着将手铐塞进口袋，对正在搓手的我害羞地笑了笑。我也强装笑颜，点了点头。没错，千草先生，那时的我还想伪装出冷静、从容的样子，好扮演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犯，一个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犯下无耻罪行的男人。

我也没打算多啰唆这些事。只是想让您知道，第一次受审的那天早晨，我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见到您的。我想伪装成一个不知廉耻的恶人，将您的视线从案件的真相上转移开。因为我无论如何，都要守住我的秘密。

总而言之，我被看守搂着肩，送进了办公室。窗外的朝阳洒在您的办公桌上，香烟的烟雾在光线中飘荡。

“辛苦了，”您对看守点了点头，转向我说，“到这边来。”

您指着办公桌前的椅子。短短几步的距离，我踩着脚步声，与您对面而坐。就在这时，我大吃一惊，整个人都僵了。因为我看见了您桌上的木质名牌。上头的名字，映入我的眼帘。

——千草检察官！

兴许是我喊出声了吧。否则，就是内心的动摇，表现在了我的态度和表情上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您将充满试探的眼光投向了我不。

我别过头去，闪开您的目光，答道：“不……没什么。”

我当时的复杂心境，绝非三言两语能解释得清楚的。“千草检察官”——当我看到这五个字时，我仿佛在时间的黑暗中，见到了突然现身的姐姐。四十年前去世的姐姐。

（不会吧！）

我简直不敢相信眼睛！

（千千就在这儿！难道千千变成了检察官，要来调查我的罪行了？）

千千——我从小这么称呼我的姐姐。她的全名是久保千草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她的名字跟您的姓一样。她比我大两岁。父母本让我叫她“千草姐姐”，但我那时人太小，话也说不清楚，就说成了“千千”。而这个称呼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姐姐

的呢称。家里人自不用说，街坊邻居也这么叫她。二十岁那年，年轻的姐姐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在我的故乡，四面环山的信州农村小镇的医院里，在我和父母的陪伴下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穿着脏兮兮白大褂的寒酸医生宣告了姐姐的死。

母亲趴在遗体上号啕大哭：“千千，不要啊，千千，不要死啊！”

母亲的惨叫，至今回荡在我耳边。

千草先生。读到这儿，您肯定皱起眉头了吧。您定会这么想——

故事倒是很感伤。可是说这些又有何用？不就是检察官的姓氏跟姐姐的名字一样吗？

没错。同名只是单纯的偶然。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。

昨日千草俱往矣，虫鸣消散倍寂寥。

这是斋藤茂吉^①《赤光》中的一首歌。我父亲是个小学老师，是短歌同好会的成员，有一次他出差去临近的小镇，在旧书店买到了这本歌集，边看边坐公车回家。不久，母亲的娘家打电话来报喜，说母亲生了个女孩。父亲灵光一闪，给姐姐取了“千草”这个名字。

他常常跟周围人炫耀——

① 斋藤茂吉（1882—1953），日本短歌诗人，1913年出版歌集《赤光》，受到歌坛赞赏。

“千草”这词暗藏着生命在春天的跃动，也有扎根大地的生命的强韧。哪怕枯萎了，甚至曾被人践踏，也会吐出新的嫩芽。我希望女儿像那小草一样坚强地活着，所以才给她取了“千草”这个名字……

检察官先生。姐姐名字的由来就是这么简单。您的姓氏与姐姐的名字虽然一样，但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换作以前的我，也不会放在心上吧。但那一天，当我看见您的名牌时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千千坐在检察官的座位上！这绝非偶然。命运般的巧合，让我忐忑不安。

命运——

没错。在这起案件中，姐姐的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当然，四十多年前去世的姐姐，与我杀害的恩田丝子没有任何关系。丝子才刚满二十岁。姐姐去世时，她还没出生呢。即便如此，我罪行的原点依然是我的姐姐。我犯下杀人大罪的背景中，就站着我的姐姐，千草。而追查这起罪案的人，则是千草检察官！

这是幻觉，还是为了让我道出真相的陷阱？

被逮捕之后的心理负担与睡眠不足，让我的脑海如泥水般混浊。千千与千草检察官如幻影般贴着我，重叠在一起。而我居然没有任何惊讶，只是茫然地看着。不，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，我仿佛听见了姐姐的声音，而我也回答了她。

“伸也，你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？”

“我失败了，被抓到了……千千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。”

“姐姐帮不了你。是你不对，伸也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？”

“我原谅不了他，所以我才为了你……”

“你错了。你做的事只会折磨你自己，而且会让大家深陷不幸。伸也，你抛弃了医师的使命与骄傲，你背叛了医学，到头来还杀了人……”

“我别无选择啊，要守住那个秘密，我只能……但我失败了。我该怎么办啊，千千，告诉我啊！”

“都说出来。把过去的秘密与案件的真相，都说给检察官听。”

“不行，要是能说，我早就……”

“伸也！你想让你的孩子过野兽一样的人生吗？你想让你的孩子下地狱吗？现在还来得及。只要你肯说出真相……”

“千千！”

“说出来吧。你就是为了这个过来的不是吗。姐姐也会听你说的。鼓起勇气啊，伸也。”

……

如果将我们的对话用文字表述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但是，在我疲惫而混浊的头脑中实无如此明确的词句流淌。在拘留所度过的那几个晚上，我总能在浅浅的睡眠中见到姐姐的身姿。不，就算是醒着的时候，我也能听见姐姐跟我说话。

拘留所的单间，整晚整晚不熄灯。无论是醒是睡，眼皮底下都留下一丝微弱的白光。我闭着眼睛，凝视着那个光点。渐渐地，光点扩散成了白雾，将我整个包裹起来，流淌进我的身体。真的，检察官先生，我能感觉到雾气散发出声音，流进我的脑中。每当这时，姐姐便会出现。

姐姐自白色气流的远处朝我走来。浓厚的雾气，让姐姐的轮廓如此朦胧，连她的表情都看不分明。

（千千！）

我低唤道。不知为何，我变回了儿时的童声。

（救救我啊，千千！）

儿时的我是个胆小鬼。姐姐是最可靠的人，也是我温柔的庇护者。为什么姐姐这次不愿意帮我呢？

（我是为了千千做的，是为了千千才做那件事的……）

每一晚，我都会朝着现身雾气中的姐姐呼喊，而姐姐也会回答我。时而劝说，时而呵斥，时而陪我痛哭流涕……那一天见到您名牌的瞬间，那些记忆与对话的片段便闪过了我麻痹的脑海……